

6 苑書生學

# 梅 翦 一

著權東吳



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

# 學生書苑 目錄

|           |   |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①人        | 鍾 | (新聞專訪) | 黃肇珩  | 平25 精35 |
| ②旅歐十二年    |   | (遊記雜文) | 王鎮國  | 平25 精35 |
| ③斷腸人      |   | (小說散文) | 墨人   | 平20 精30 |
| ④晚清民國人物瑣談 |   | (掌故)   | 紀果庵等 | 平25 精35 |
| ⑤明清史事叢談   |   | (歷史研究) | 莊練   | 平25 精35 |
| ⑥一翦梅      |   | (長篇小說) | 吳東權  | 平25 精35 |
| ⑦散文的藝術    |   | (寫作技巧) | 季薇   | 平20 精30 |
| ⑧蓓蓓的歲月    |   | (小說)   | 呼嘯   | 平25 精35 |
| ⑨赤子悲歌     |   | (長篇小說) | 彭品光  | 平20 精30 |
| ⑩國文教學叢談   |   | (教學心得) | 梁宜生  | 平20 精30 |

## 即將出版的：

金項鍊  
不自私的糊塗  
移愛記  
明朝的皇帝  
雙月樓瑣記  
樂壇散記  
西洋文學名著析賞  
松濤集  
一士膽稿  
無情海  
報紙與我  
戈壁春風

田原  
尹雪曼  
蔡文甫  
高錫  
彭歌  
趙琴  
宋瑞  
陳克環  
徐一士  
南郭  
馮愛羣  
戴子安

時間——中華民國卅三（一九四四）年春。

地點——嶺南某縣，縣城西南方九里，有一座九華山，山上有七林寺、九華洞，山之陽有木蘭溪，日夜過流，溪畔有數村莊，叫三張村、方塘村……。

人物——

一、關士松——十九歲，高二學生，家貧好學，奮發有爲，體格健壯，個性溫和。

二、張若彬——二十歲，與關士松同班，家住三張村，農家子弟，性情耿直，頭腦簡單。

三、劉杜——二十一歲，與關、張二人同班，執袴子弟，荒嬉遊樂，工於心計，像個白面書生。

四、張若芳——十七歲，張若彬之妹，美而善妒，初三學生。

五、張秀珍——十八歲，張家之童養媳，張若彬之未婚妻，多愁善感，逆來順受。

六、張大頭——張若彬之堂兄，擅長狩獵，孔武有力，未受中學教育，個性豪邁，長得像個張飛。

七、李素月——十七歲，張若芳同班同學，父親是一位副師長，美而好學，有鬚眉氣。

八、悟緣、悟因——七林寺中之小沙彌，外憨內精，有武功，好身手却不外露。只有十四五歲。

九、霧聲住持——七十歲左右，精於佛學，不但有修養，而且有道行。

十、次要人物從略。

情節——……………

.....

這一天是農曆初一，又是陽曆的星期日，九華洞裏的香客男男女女的不下二十來人，這真是出乎關士松的意料，居然有這麼多人比他們三個小伙子還來得早！

張若彬跟在關士松的背後，站在九華洞入口處的甬道中，一面用手背揩着額前的汗，一面喘着氣和關士松朝洞外的石級上看着。一陣風灌進洞口，沖淡了撲鼻的香燭味，帶來了難以形容的涼爽。

「嗨！我們偉大的劉杜終於上了山啦！」他笑着朝石級上吃力地提起小腿邁上洞口來的劉杜叫着，還拍了兩下粗厚的巴掌。

「真差勁！」關士松迎上兩步，伸手準備去拉他，却被他拒絕了：「這九華洞並不在九華山的頂峯上呀，你還向張若芳吹牛要帶她去爬最高峯？」

張若彬本想也挖苦他幾句，看到他那臉孔發青、嘴唇泛白、汗下如雨、氣喘如牛的可

憐相，只好把話頭嚥下去，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兩下，和關士松一左一右地夾着他走進九華洞。

洞裏的面積並不大，容納了二十多人，就有點擁擠的感覺了，加以光線暗淡，四壁的石岩漆黑，三個小伙子一進來就有一種陰森森的壓迫感，要不是在那個石枱的神像前燃有幾支紅影亂搖的蠟燭，簡直看不清這個石洞究竟還有多深。

劉杜突然打了一個噴嚏，洞中有好幾張面孔都被他的聲音吸引過來，他覺得洞中有一股沁人的寒意，正想掙脫關士松的挾挽，用手去揩額前的汗水，腰部忽然被挫了一下，一轉頭，順着關士松的視線，看到甬道盡頭靠石壁旁邊，有一個長得非常猙獰古怪的人坐在一張小桌後面，他那張臉孔就像放在桌上的那個盒子一樣地呆板，兩顆被燭光反射得冒着紅光的眼珠子，正朝他們三個小伙子這邊滴溜着。劉杜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噴嚏。

「你怎麼搞的？」張若彬在他肩膀上捶了一下。

劉杜一面吸着鼻水，一面附在張若彬的耳邊低聲地說：「若彬，你看那個傢伙像不像一個怪道士？」

「嗯！」張若彬瞧了一眼，點點頭。

「少給人家亂起綽號，當心等會他祭起法來，把我們關在這石洞裏。」關士松半開玩笑、半認真地說着。三個人繞過神龕前面，走向石洞裏側，那些善男信女一個個自顧在燒香

膜拜，祈禱抽籤，誰也沒有注意他們。

石洞裏邊有一個套洞，洞中也燃着香燭，關士松探頭一看，潮濕的地面還鋪有零亂的稻草和草席。

「啊！還可以在這裏過夜呢！」他低嘆了一聲。

張若彬指一指洞門上楣，他抬頭注意一看，赫然刻有三個大字：

祈夢洞

「這裏的仙公很靈，如果有什麼疑難困苦，在這裏睡一夜，仙公會托夢告訴你應該怎麼辦。」張若彬很認真地說着，好像他自己就曾經在這裏求過夢，而且證實了靈驗似的。

「迷信！」關士松立刻表示異議：「老師怎樣說的？高三的學生還相信神仙？」

「你不信，還是有人信。聽說在這洞中過夜祈夢的大都是婦女呢！」張若彬仍然在維護自己的立場。

「婦女？她們的膽子也真大。」劉杜回頭瞧一瞧那個怪道士，他正在盯視着一個站在他桌前買香燭的少婦。

「誠則靈。」張若彬說：「有些婦女多年沒有生兒子，被公婆罵得頭都抬不起來，跑到這裏來求夢，下山後就有了孕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關士松禁不住朗聲地笑起來，張若彬連忙用手肘碰他，仍然沒有打斷他

的笑聲。

洞中肅穆的氣氛被關士松的笑聲打破了，不少隻眼光投射過來，關士松毫不在乎地對張若彬說：

「這真是你們九華山上的奇聞——」

「這裏是神公的洞府，你們不可以放肆！」驀地一聲冷冷的低吼，響在他們身後，三個小伙子一楞，同時回頭張望，那個被他們目為「怪道士」的人正站在他們背後。

「是！是！」張若彬好像見到了訓導主任似的。

「我們沒有怎麼呀！」劉杜低聲地解釋。

「笑笑並不是放肆啊！」關士松有點不服氣。

「前幾天，有個人在洞裏放了一個響屁，結果在下山的途中跌斷了一條腿！」怪道士睜大了眼睛，向關士松怒目而視，他那四方形的臉，在燭光中好像添上了一層發了霉的紅漆：

「我要是不提醒你們，別以為你們是中學生，神公要懲罰誰，誰都逃不了！」

「是，是，我們知道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張若彬的家就住在山腳下的三張村，對這山上的神仙，似乎有一種天生的畏懼。

怪道士仍然對關士松怒目而瞪，好像正在對他施用什麼法術，嘴裏唸唸有詞，把一向不相信神奇鬼怪的關士松和劉杜也嚇呆了。

甬道間忽然傳來一陣少女的笑談聲，立刻把洞中的氣氛融和了下來，怪道士這才轉身走回他自己的桌前，準備接受信女的捐贈奉獻。

「劉杜，我們走吧！」張若彬心神恍惚，有點大難臨頭的樣子，一手拉了關士松，招呼劉杜離去。

「怕什麼？」關士松鎮定了下來，恢復了他那堅強不屈的本性，非但不走向甬道，反而走向神龕，仰首對石像說給張若彬聽：「張若彬，你應該也來抽一枝籤，問問神公，你爸爸準備什麼時候替你跟秀珍成親？好不好？」

「別開玩笑！士松！」張若彬用力把他拉離神龕，語氣嚴肅地說：「神靈有神靈的世界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！」

「你相信有神靈麼？劉杜？」

「相信！我相信仙女，你們看！仙女來了！」

沿着劉杜的視角瞧過去，洞中增添了兩個十六七歲的女學生，身上雖然不是穿着女生制服，可是從她們那髮型和黑裙就可以看出一定是兩個女中學生，其中一個正在香爐前面燒香，一個却垂手佇立旁邊觀賞，臉上漾着微笑，兩顆大眼珠被燭光映得晶瑩閃亮，不僅是眼珠，連她那微露的牙齒、烏黑的頭髮，好像都在發光。

「劉杜！你老毛病又發作了？」張若彬用肩膀撞他一下。

「我敢跟你們打賭，這兩個也是我們哲青中學的學生！不是初三就是初二。」劉杜上前半步，對她們上下仔細地端詳着。

「哎！劉杜——」

「張若彬！」關士松忽然扯扯他的衣角，低聲地說：「你瞧瞧那個怪道士的德性！」

怪道士的眼睛像兩支燭光，而光芒的毫端正射向那個靜立的少女。張若彬轉過臉來看看劉杜，他雖然也正在凝視，可是臉上仍然掛着開玩笑的神情，還故意歪着肩膀，跟那怪道士專神凝注的神態截然不同。

「如果沒有旁人。」關士松補充一句：「這兩位女同學可能是虎口的羔羊。」

「你別把人家看得那樣壞。」張若彬說：「怪道士靠神吃飯，如果胡來，仙公不懲治他？」

「但願如此。」關士松笑笑，很勉強地點點頭：「可是仙公並不一定那麼公正，怪道士天天替仙公燒香，即使犯了錯，仙公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。」

「反正……」張若彬說了一半，被劉杜的舉止吸引住了：「你看，我們劉杜真有一套，上去跟女生搭上線了。」

「放心，準是對着牆壁拍球，馬上就碰回來。」

關士松的話剛講完，劉杜果然轉身回來了，那兩個女學生還用眼光向他們這邊掃了一

眼。

「嘿！我猜得對吧！都是我們的小學妹！初三甲的。」劉杜得意洋洋地說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張若彬問。

「這個……我忘了問啦！」

關士松忽然把張若彬拉向壁角的暗影裏，劉杜也跟了過來。

「你瞧，劉杜碰了釘子回來，怪道士上去啦！」

大家伸頭一瞧，果然，怪道士笑嘻嘻地站在女生的面前，劉杜一幌身子，上前幾步，故作虔誠狀，站在神龕一個閉目合十禱告着，實則存心聽聽他們的談話。

「啊！小姐，看你神色不對，日光晦暗，家裏最近有沒有什麼事故？」怪道士語氣非常親切而關懷的樣子，一反剛才對付關士松他們的口吻。

「沒有呀！我家裏很好呀！」

「噢！這就怪了，我的眼光絕不會錯。」

「素月，」另外那個女生插嘴問了一句：「你爸爸最近有信來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——李素月，你爸爸不是在湖南嗎？」

「噫！」

「啊！小姐，你的令尊在湖南？聽說最近湖南一帶打得很厲害呢！令尊是幹什麼的？」怪道士追問下去。

「她爸爸是個團長！」

「啊！你就是李團長的千金啊！失敬失敬！我們全縣城就出了一位團長，是我們全縣的光彩，現在帶兵在湖南——哎，李小姐，你爸爸不是很久沒有來信了麼？」

「戰事很激烈，我爸爸沒有空寫信。」

「這個——哎！李小姐，你應該多燒兩束香，求求仙公保佑令尊——」

「我爸爸是軍人，我家不信菩薩。」李素月輕描淡寫地給怪道士一個釘子碰。

「當仙公有了靈驗時，你不信也會信了，小姐，你如果想要知道令尊的近況，今晚不妨在新夢洞中睡一夜，求個夢，明早我替你詳一詳，看看是凶是吉……」

「謝謝！我們女孩子怎麼可以一夜不回家？」

「素月，真的，如果你想求夢，我可以陪你在這裏睡一夜。」

李素月低下頭，沉吟了一陣，怪道士接上話。

「對啊！這位小姐貴姓？你真好！」

「我叫方美英，是她的同學。」

「不行——」李素月搖搖頭，拿定了決心：「雖然有你陪我，明天回家可以向我媽做證

人，可是今晚一整夜我媽可不急死了？」

「這，沒有問題，你家住在那裏，我可以託下山的人到你家去說一聲。」怪道士設想得非常週到。

「是呀！素月，你看人家多够意思？真的，我也早就想來求個夢，據說這裏的仙公靈得很呢！」方美英興奮地拉拉李素月的手腕，希望她答應。

「對！對！這多難得啊！隔縣的人都趕來祈夢呢！」怪道士語調雖然並不熱烈，可是語意却充滿了鼓勵性。

劉杜聽到這裏，心裏忽然有點緊張起來，再聽聽李素月又沒有回答，那一定是用點頭首肯了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轉身，走回壁角，用力扯張若彬和關士松，閃過進香的人，穿出道，來到九華洞外面。

「怎麼一回事？像逃警報似的。」關士松的眸子被洞外乍亮的陽光刺得一時還不能適應，半閉着眼睛望着他問。

「我們那兩個小學妹今晚要在這裏過夜求夢！」

「小精靈，那麼小就求夢找老公了？」關士松笑了起來。

「我還以為你被神仙懲罰得神志不清了呢！」張若彬這下子才領悟過來：「突然間把我們像抓小偷似的拉出洞來，就爲了要告訴我們這一件事？」

「這件事很有意思哩！」劉杜神秘地笑笑。

「怎麼？人家在這裏祈夢，干卿底事？」關士松怪笑着對準劉杜的胸脯右角輕搖了一拳：「你還想陪她們不成？」

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」劉杜說：「那個漂亮的叫李素月，是李國長的女兒——」

「噢！是本縣的名人啊！」

「你聽我說。」劉杜向關士松做一個不要打岔的手勢。「另一個胖的叫方美英，我一聽就曉得李素月精靈，方美英傻直，李素月不肯，方美英還勸她哩！」

張若彬回頭瞧了瞧九華洞的洞口，淡淡地說：

「你們也真是狗捉老鼠多管閒事，這九華洞每天都有人過夜祈夢，用不着我們大驚小怪的。怎麼樣？再往九華山上爬好不好？這上面還有一個好地方，叫做觀音台，一塊大岩石，天生得像一個蓮花座……」

「我爬不動了。」劉杜截斷張若彬的話：「究竟你們比我小兩歲，我年紀大了！」

關士松在他肩膀上拍了一掌，笑着說：

「多大了？二十一歲！別讓人家笑掉了牙。」

「怎麼？二十一歲不大呀？你才十九歲，劉杜二十歲，我不是頂大麼？」

「你自己身體不行，別怪什麼年紀大。」張若彬也幫着關士松講話：「越是有錢人家的

子弟，身體越差勁！」

劉杜根本就沒有把這幾句話聽進耳朵裏，他正在注意洞口處進出的人，突然他用手肘碰了碰關士松，原來是李素月和方美英從洞口裏說說笑笑地走了出來，劉杜正想上前迎住她們，却被關士松一把拉住。

「瞧，那怪道士！」

劉杜一定神，果然看到那個怪道士匆匆忙忙從洞中追出來，趕上她們兩個，笑嘻嘻地和她們講話，還用手比划着，兩個女孩子也微笑着對他點點頭。

「那怪道士可真有兩套。」劉杜也有點自嘆弗如了。

等到怪道士轉身回洞，趁着兩個女孩子還在相對微笑的時候，劉杜走向她們身邊。

「李素月同學！」他叫了一聲，把李素月嚇了一跳，轉過臉來怔怔地望着他。

關士松和張若彬這時也跟了過來。

「你——怎麼認識我？」李素月回頭拉起方美英的手，用眼光掃視他們三個男孩子：「我們不認識你們。」

「我們三個都是高三甲的，我們是同學呀！」劉杜用手勢介紹着：「我叫劉杜，他叫關士松，他叫張若彬。」

「啊！對對！我認出來了，關士松是學生排隊隊的選手。」李素月高興地叫了起來，正

面對着關士松露齒而笑，眼光一上一下地打量着他：「沒有穿制服，簡直認不出來了。」

「你認識張若芳嗎？也是初三甲班的。」劉杜把話題扯開。

「認識呀！我們很要好呢！」

「吶！這位就是張若芳的哥哥張若彬。」劉杜很有氣派地攤一攤手，指向張若彬。

李素月「哦」了一聲，向張若彬點點頭，然後回頭和方美英低聲交談了幾句，兩個女孩子同時抬起眼光向三個男孩掃瞄了一眼。

「謝謝你們！我們要下山回家了。」李素月拉了方美英，移動身子要走。

「呃呃！」劉杜攔住她們：「那個怪道士不是要留你們在山洞裏過夜祈夢麼？」

「那怎麼成？明天星期一還要上課，趕下山起碼得走半天！」李素月回頭對方美英看了一眼：「啊！方美英，我們下山罷，這九華洞有點陰陽怪氣的，一點也不好玩，爬了半天山，累得要死，真化不來。」

「我們也一道下山罷！」劉杜回頭向張若彬和關士松使個眼色，跟在李素月背後就走。方美英對他瞪了一眼，李素月却大方地笑笑，拉了方美英的手，拾級而下。

這九華洞位在九華山中峯的半山腰上，一條山徑，鋪着石級，從山脚蜿蜒而上，鄉下人對數字一向不太重視，只知道早上從山脚上山，到了九華洞，再趕下山，正好是中午，到底距離多遠，海拔多高，從來沒有人去注意過。這時正是四月天氣，說熱不熱，說涼不涼，嶺

南的氣候，山中的清風，使這幾個小伙子在下山的途中心情顯得非常愉快，原因是他們已經和李素月、方美英一路交談得很熟稔了。

劉杜究竟大一兩歲，膽子也大，臉皮也厚，和兩個女生混得最熟，而方美英雖然不太開口講話，她的臉上却一直掛着可親的甜笑，至於李素月，更是落落大方，一點也沒有鄉下姑娘那種畏羞的模樣，和他們有笑有說的，因此輕而易舉地就把數不清的石級下得差不多了。

從他們的交談中，李素月知道了張若彬是三張村人，而劉杜和關士松却是住在張若彬家的房客。因為劉杜的家住在城裏，他的父親是縣議會的參議員，關士松的家是在城東十里路外的關厝村，他們爲了遷就設在七林中的學校，只好住到九華山底下的三張村來，以便每天就近上學，隔一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。

「我也是寄居在方美英家。」李素月說：「她家在方塘村，就在你們三張村北邊。」

「要是學校搬回城裏，我可要住到你家裏去了。」很少講話的方美英，這時也個過頭來向李素月說了兩句。

「那呀——恐怕要等到抗戰結束，打倒日寇了。」李素月嘆了一口氣答。

話題談到這裏，五個年輕人一時沉默了下來。這時正是抗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——民國卅三年，主要的戰場正在湖南長沙進行着，這邊雖然不是主戰場，但是爲了避免日機空襲時的損失，縣城裏的各個中學都朝鄉間山裏疏散，他們五個所讀的中學——哲青中學，遷在九